

新

齊

諧

新齊諧卷八

隨園戲編

鬼聞鷄鳴則縮

予門生司馬麟館陳水林姓家其所住地名橫山鄉僻處也天盛暑以其西廳宏敞乃與羣弟子洒掃爲晚間乘涼之處挈書籍行李移床就焉秉燭而臥至三鼓門外啾啾有聲戶樞欬然燭光漸小陰風吹來有矮鬼先入臉似笑非笑似哭非哭繞地而趨隨後一紗帽紅袍人白鬚飄飄搖擺而進徐行數步坐椅上觀司馬所作詩文屢點頭若領解者俄頃起立手攜短鬼步至床前

司馬亦起坐與彼對觀忽鵲叫一聲兩鬼縮短一尺燈
光爲之一亮鶴三四聲鬼三四縮愈縮愈短漸漸紗帽
兩翅擦地而沒次日問之土人云此屋是前明林御史
父子同葬所也主人掘地未棺宛然乃爲文祭之起棺
遷葬

蜈蚣吐丹

余舅氏章升扶過温州雁蕩山日有牛獨行澗中忽東
北有腥風撲鼻而至一蟒蛇長數丈騰空奔迅其行如
箭若有所避者後有五六尺長紫金色一蜈蚣逐之蛇
躍入溪中蜈蚣不能入水乃舞掉其羣脚颯颯作聲以

鬚鉗掉水良久口吐一紅丸如血色落水中少頃水如沸湯熱氣上衝蛇在水中顛撲不已未幾死矣橫浮水面蜈蚣乃飛上蛇頭啄其腦仍向水吸取紅丸納口中騰空去

雷部三爺

杭州施姓者家居忠清里六月雷雨後小便樹下甫解袴見有鷄爪尖面者蹲焉大怖而返夜卽暴病狂呼觸犯雷神家人環跪求赦病者曰治酒飲我殺羊食我我貸其命如其言三日而愈適有天師法官過杭施姓與有舊以其事告之法官笑曰此雷部奴中奴也小名阿

三憤倚勢許人酒食如祟雷神其技量寧止此耶今長
隨中有稱三爺四爺者是矣

鬼乖乖

金陵葛某嗜酒而豪逢人必狎侮之清明與友四五人
遊雨花臺臺旁有敗棺露見紅裙同人戲曰汝逢人必
狎敢狎此棺中物乎葛笑曰何妨往棺前以手招曰乖
乖吃酒如是者再羣客服其膽大笑而散葛暮歸家背
有黑影尾之聲啾啾曰乖乖來吃酒葛知爲鬼慮避之
則氣先餒乃向後招呼曰鬼乖乖隨我來徑往酒店上
樓置一酒壺兩杯向黑影酬勸旁人無所見疑有痴疾

聽其所爲其飲良久乃脫帽置几上謂黑影曰我下樓
小便卽來奉陪黑影者首肯之葛急趨出歸家酒保見
客去遺帽遂竊取之是夕爲鬼纏繞口喃喃不絕天明
自縊店主入笑曰認帽不認貌乖乖不乖

鳳凰山崩

同年沈永之任雲南驛道時奉制府璋公之命開鳳凰
山八十里通擺夷苗路山徑險峭自漢唐來人迹未到
處也每斫一樹有白氣自其根出如四練升天蝦蟆大
如車輪見人輒瞪目怒視當之者登時仆地土人醉燒
酒以雄黃塞鼻持巨斧斫殺之烹食可療三日飢忽二

日有美女艷裝從山洞奔出徃夫數子人皆由洞追而觀之老成者不動心操作如故俄而山崩不出洞者壓死矣沈公爲余述其事且戲曰人之不可不好色也有如是夫

董金甌

董金甌者湖州勇士能負重走京師十日可到嘗爲人腰千金入都過山東開成廟有盜尾後將取其金董知之挂金樹上下馬與捕盜抵敵不勝問足下拳法何人所授曰僧耳盜曰破僧耳拳須我妹來汝敢在此相持否董笑曰避女子非夫也坐以待之少頃一美女來

十八九貌甚和相見卽格鬪良久曰汝拳法非僧耳授也當知有人董以實告曰我初學于僧耳後學于僧耳之師王征南女子曰若然須至我家彼此一飯再鬪方決汝敢往乎董恃其勇徑隨女子行到其家則其兄已先在家張燈掛紅率妻歡迎曰妹夫來矣以紅巾蒙其妹頭強之交拜董駭然問故曰吾父某亦爲人保標路逢僧耳與角鬪不勝而死我與妹立志報仇同習拳法必須勝僧耳者然後可以殺之訪得僧耳之師爲王征南苦相尋無路依是其弟子則可以引見征南再學拳法報此仇矣董遂贅其家別遣人賁腰間金赴京師曰

後不知所終

蔣厨

常州蔣用菴御史家厨李貴取水竈下忽中惡仆地召巫視之曰此人夜行衝犯城隍儀仗故被鬼卒擒去須用三牲紙錢禱求城隍廟中西廊之黑面皂隸便可釋放如其言李果蘇家人問之曰我方汲水忽被兩個武進縣黑面皂頭來拏去說我衝犯他老爺儀仗縛我衙門外樹上聽候發落我實不知原委今日聽他二人私地說李某業已盡孝敬之禮可以放他回去不必稟官將我解去索子推入水中我便驚醒御史公聞之笑曰

看此光景拏時城隍不知放時城隍不知都是黑而皂
隸詐錢作祟耳誰謂陰間官清干陽間官乎

見曹操稱晚生

江寧副榜王芾夢古衣冠人召往一處宮闕魏錢兵衛
甚嚴有赤幘者從軍門出曰漢丞相曹公奉屈王遂入
見一人皮弁上坐鬚眉蒼白芾心知爲操一時心悸無
以自名乃長揖稱晚生王某奉謁操命旁坐謂曰聞汝
好學書可知楷書先乎草書先乎曰楷書先操搖頭曰
不然先有草書後有楷書所以召汝者正爲將此義告
知以便轉語世人也語畢仍遣赤幘人送出甫及門聞

內有呼號聲赤幘者曰相王又用五色棒筆人矣芾驚而醒

武后謝嵇先生

無錫嵇侍讀受之余授業弟子也辛丑冬過隨園余止而觴之席間論史事余極言通鑑載楊妃洗兒事之誣嵇云門生在史局時派修唐鑑立論頗合先生之意將舊唐書所載武后淫穢事大半刪除同局以爲不然亡何夜臥書舍有小黃門來稱則天皇太后請嵇先生因隨之行望前面宮殿外有四金柱插空高數十丈上書天樞二字一宮女雲鬟霞佩出引向殿西角云先生少

坐待我奏聞語畢便去殿上門檻甚高跨殊費力繡簾
中坐冕旒者相離遠仰視不甚分明異香從殿上吹來
倣佛蓮花氣息旁有虎皮交椅坐白鬚入手執牙笏口
奏事琅琅數千言亦不可辨冕旒者似與駁詰良久已
而大笑其齒皓然呈露潔白如玉面爲旒珠所遮終未
見也少頃前宮女出謂曰今天已暮太后不及相見請
先生且回所以奉屈者謝先生駁刪唐書之功先生當
自知之語畢袖中出一玉秤曰此我在長安以之稱量
天下才者先生將往長安敢以奉贈門生心知是上宮
婉兒逡巡指謝而醒其年果有督學陝西之差

冒失鬼

相法瞳神青者能見妖白者能見鬼杭州三元坊石牌樓旁居老嫗沉氏素能見鬼常言十年前見一蓬頭鬼匿牌樓上石繡毬中手執紙錢爲標長丈餘纍纍若貫珠伺人過牌樓下暗擲標打其頭人輒作寒噤毛孔森然歸家卽病必向空中祈禱或設野祭方愈蓬頭鬼藉此伎倆往往醉飽一日有長大男子氣昂昂然背負錢鏹而過蓬頭鬼擲以標男子頭上忽發火燄衝燒其標線層層裂斷蓬頭鬼自牌樓下顛仆滾繡毬而下噴嚏不止化爲黑烟散去負錢之男子全不知也自此三元

坊石碑樓無復作崇矣吾友方子雲聞之笑曰作鬼害人亦須看風色若蓬頭鬼者其卽世所稱之冒失鬼乎

史官詹改命

溧陽官詹史胄斯未遇時赴省鄉試遇南門外湯道士談命甚精因以年庚求爲推算道士曰照丑時算你終身只一諸生壽可八十三歲若照寅時算便可官登三品今科便中汝丑時乎寅時乎曰丑時也曰若然則今科不中矣史愴然不樂道人曰命可改也但陰司壽算最重君算肯減壽三十年當爲君改作寅時史公欣然願改道士曰果情願者明日早來次夜史五鼓熏沐到

寺道士已啟戶待曰子誠信人但日後官尊壽短毋自悔也史唯唯具香燭對天自陳道士披髮仗劍口中喃喃誦咒良久另書一庚帖與之史公持歸置篋中果于是年鄉會聯捷官至宮詹五十二歲希圖降級永年而任內總無過失商之吏部笑而不信至次年春精神甚健五月偶染微疾上命太醫往視爲藥所誤竟不起矣此事公孫抑堂司馬言司馬余親家也

高相國種鬚

高文端公自言年二十五作山東泗水縣令時呂道士爲之相面曰君當貴極人臣然鬚不生官不遷相國自

摩其頤曰根且未有何況于鬢呂曰我能種之是夕伺公睡熟以筆蘸墨畫頤下如星點三日而鬚出矣然筆所畫縷縷百十莖終身不能多也是年遷邠州牧擢遷至總督而八相

說官話鬼

河東運使吳雲從作刑部郎中公館外偶有社會家人婦抱小公子出看溺尿路旁公子忽哭不止家人抱歸不知何故至夜公子作北語云怎麼小孩子這般無禮溺在我頭上我與你不得開交吵鬧一夜吳公怒次晨作牒焚與本處城隍云我南方人也無故小兒撞着說

官話鬼猖獗可恨託爲拿究是夜平定至第三日晚公
子又病仍作北語云你不過是個官兒罷了竟這樣糟
撞我們的老四咱們兄弟今日來替他報仇要些燒酒
喝喝夫人不得已曰與你喝不要鬧于是一鬼喝畢一
鬼又裏喝兼討前門外楊家血貫腸做下酒物呶呶之
聲又復達旦吳公上前批其頰罵曰狗奴強轉舌根學
說官話再說便打然打者自打說者自說吳又牒城隍
云說官話鬼又來了求神懲治是夕宅中聞鞭撻聲鬼
云你不要打咱們去就是了公子病隨愈

偷雷錐

杭州孩兒巷有萬姓甚富高房大廈一日雷擊怪過產婦房受污不能上天蹲于園中高樹之頂鷄爪尖嘴手持一錐人初見不知爲何物久而不去知是雷公萬戲諭家人曰有能偷得雷公手中錐者賞銀十兩衆奴嘿然俱稱不敢一瓦匠某應聲去先取高梯置牆側日西落乘黑而上雷公方睡匠竟取其錐下主人視之非鐵非石光可照人重五兩長七寸鋒稜甚利刺石如泥皆無所用乃喚鐵工至命斫一刀以便佩帶方下火化一陣青烟杳然去矣俗云天火得人火而化信然

土地受餓

杭州錢塘邑生張望齡病瘧熱重時見已故同學顧某者踉蹌而來曰兄壽算已絕幸幼年曾救一女益壽一紀前兄所救之女知兄病重特來奉探爲地方鬼棍所詐誣以平素有點昧事弟大加呵飭方遣之去特詣府奉賀張見故人爲已事而來衣裳藍縷面有菜色因謝以金顧辭不受曰我現爲本處土地神因官職小地方清苦我又素講操守不肯擅受鬼詞濫作威福故終年無香火雖作土地往往受餓然非分之財雖故人見贈我終不受張大笑次日具牲牢祭之又夢顧來謝曰人得一飽可祭三日鬼得一飽可耐一年我受君恩可換

到陰司大計望薦卓異矣張問汝如此情官何以不卽升城隍曰解應酬者可望格外超升似清官者只好大計卓薦

批僵尸類

桐城錢姓者住儀鳳門外一夕回家時已二鼓同事勸以明日早行錢不肯提燈上馬乘醉而行到掃家灣地方荒墳叢密見樹林內有人跳躍而來披髮跣足面如粉牆馬驚不前燈色漸綠錢倚醉膽壯手批其頰其頭隨披隨轉少頃又回如牽絲于木偶中陰風襲人幸後面人至其物退走仍至樹林而滅次日錢手黑如墨三

四年後黑始退盡詢之士人曰此初做僵屍未成材料者也

鯪箕龜

乾隆辛卯春山陰劉際雲舟過鎮江見風覆客船漂沒貨物甚多江邊有素諳水性人俗名水鬼專以打撈貨物爲生其日嘗舟有覆者羣水鬼皆至言定價錢一齊入水聚上岸忽少一人衆疑其在水藏匿金銀復入水遍尋不得但見一龜赤色大過浴盆形扁如鯪箕無頭無尾無足水鬼被其咬住拉之不開乃以大鐵鈎拽龜上岸通體有小穴數百皆其口也人血已經吸盡而口

猶緊咬不放刺以利刃龜若不知不得已非人與龜烈火狹之與間數里或曰此卽鍋蓋魚之極大者嚴州江中尤多

命該薄棺

台州富戶張姓家有老僕某六十無子自備一棺嫌材料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能辦棺者借與用之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爲利息如是數年居然棺厚九寸矣藏主人廂房內一夕隣家火起合室倉皇看火者見張氏宅上立一黑衣人手執紅旂逆風而揮揮到處火頭便轉張氏正宅無恙惟廂房燒毀老僕急入扛取棺

業已焚及忙投水塘中俟撲滅餘火後拖起創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矣

向狐仙學道

雲南監生俞壽寧習仙家符籙之學仗一古劍替人驅妖頗有靈應一日其友張某下田收租遇大風雨過其門將借宿焉俞不可張忿然而行必欲探其所以見拒之故仍往其門穴牆窺焉見俞張設酒肴有兩席賓客懽呼男女雜沓張愈怒斧碎其門排闥入則酒席具存而羣賓不見俞驚出踣足曰君誤我君誤我我好學仙難得真師傳道不得已廣請狐仙指示半年以來所遇

男女狐仙甚多有相約爲兄弟者爲夫婦者爲兄妹者
不一而足今日衆仙會議將授長生要訣故隆其禮文
備饌相延尚未談及元關要旨而被汝撞破洩漏天機
致諸仙散去豈非天哉前數日紫文真人原說今日是
破日必被凡人冲鉞須改日作會而瑤仙三妹以明日
將歸某郎故權擇今日果然不利亦數也我明日行矣
將別擇一潔淨之所聚會羣仙不使人知此後俞雲遊
于外不知所往

五通神因人而施

江寧陳瑞芳之子某素不良遊普濟寺見寺供五通神

坐關帝之上怒其無禮呼僧責之命移五通于關帝之下遊人觀者俱以爲是陳傲然自得夕歸見五通神堂門而立遂仆地狂叫曰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間血食久矣偶然運氣不好撞着江蘇巡撫老湯兩江總督小尹將我誅逐他兩個都是貴人又是正人我無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饒汝矣其家環拜具三牲紙課延僧禱祀竟不能救而死

張奇神

湖南張奇神者能以術攝人魂崇奉甚衆江陵書生吳某獨不信于衆辱之知其夜必爲祟持易經坐燈下關

瓦上颯颯作聲有金甲神排門入持鎗來刺生以易經
擲之金甲神倒地視之一紙置書卷內夾之有頃有青面
二鬼持斧齊來亦以易經擲之倒如初又夾于書卷內夜
半其婦號泣叩門曰妾夫張某昨日遺命吳曰來者三紙
人並非汝子婦曰妾夫及兩兒皆命紙人來此刻現有三
屍在家過鷄鳴則不能復生矣哀告再三吳曰汝害人不
少當有此報今吾憐汝還汝一子可也婦持一紙人泣而
去明日訪之奇神及長子皆死惟少子存

青陽江

青陽入江了處鄉館教村童五人長者不過十二三歲
幼者八九歲一日字課甫畢江忽持木棍將五生排頭
打死已亦觸牆流血昏暈倒地各家父母聞之奔赴喊
哭叫其故據江云午間安坐突見窗外奇鬼六七輩紺
髮藍面著五色衣前來搏噬諸生我惶急驅之不去隨
取木棍將鬼擊打無踪自幸諸生得免于難亡何諦觀
始知所打死者非鬼卽弟子五人橫屍在地痛推心肝
因自尋死故觸牆腦裂官驗取供以鬼語難信實
之各家父母皆云與江了平日絕無仇隙渠作先生愛

惜諸童頗好亦無瘋症此舉不知何故想係前生冤孽
江腦破垂斃現在收禁俟醫治痊時再行審訊云云此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間青陽知縣申詳總督尹公文書
也余親見之半月後報江了死于獄

梁武帝第四子

杭州汪慎儀家園亭極佳園在小粉牆北街主人將有
掘池之舉夜夢美少年王冠珠履儀貌詳華自領以下
悉翠絲環襖袍衫上繡萬枝梅花自稱我梁武皇帝第
四子南康王蕭績也都督江州病薨葬此千餘年聞主
人將有池塘之掘幸勿傷我窻窻言畢而逝主人次日

命欽銷試之未丈許得梁天監八年所造方磚數十塊
遂止掘今磚藏嚴待讀冬友家

呂城無關廟

呂城五十里內無關廟相傳城爲呂蒙所築至今蒙爲
土地一造關廟每夜必有兵戈角鬪聲以故相戒勿立
關廟也有以下卦行道者借宿土神廟中夜聞雷雨作
開屋瓦皆飛及旦不解其故里人來觀則卜者所肩一
布旗上畫帝君像也乃逐之不許其再宿呂侯廟中

姚劍仙

邊桂巖爲山旰通判構屋洪澤堤畔集賓客嘯咏其中

一夕觥籌正開有客闐然入冠履垢敝髮穆穆然拂手耳又手揖坐諸客上飲啖無忤諸客問名姓曰姓姚號穆雲忻之蕭山人問何能笑曰能戲劍口吐鉛子一丸滾掌中成劍長寸許火光自劍端出熠熠如蛇吐舌諸客悚息莫敢聲主人慮驚客再三請收客謂主人曰劍不出則已旣出則殺氣甚盛必斬一生物而後能歛通判曰除人外皆可姚顧階下桃樹手指之白光飛樹下環繞一匝樹仆地無聲口中復吐一丸如前狀與桃樹下曰光相擊雙虬攫擎直上青天滿堂燈燭盡滅姚且弄丸且視諸客客愈驚懼有長跪者姚微笑起曰

畢矣以手招兩光奔掌內仍作雙丸吞口中了無他物引滿大嚼羣客請受業爲弟子姚曰太平之世用此何爲吾有劍術無點金術故來通判贈以百金居三日去

黑煞神

桐城農民汪廷佐耕雙岡圩發一古墓得古鼎銅鏡等物攜歸家置鏡几上徹夜通明以爲寶也與其妻加愛護焉亡何汪入街市路見猙獰黑面者長丈餘拳毆之曰我黑煞神也汝盜陸小姐墓當死小姐乃元祐元年安徽太守陸公女陸作官有善政小姐夭亡上帝憐之屬我營護其墳命小姐往徽州司一路痘疫事汝敢乘

我與小姐外出而盜其所有耶言畢仆地昏迷路人昇之至家疽發于背小姐亦附其妻身大罵舉家哀求欲延高僧爲設齋醮小姐曰不必汝村農無知旣自知罪但速將鼎鏡等物送歸原所別買棺安葬我骨可以恕汝但我已爲冥司痘神應享香火此段公案須立一碑曉示村民永昭靈應城中貢士姚先生翬佐人品端方人所敬信須往求其作記方免汝死汪叩頭曰前發墓時但見鼎鏡等物實不見有骸骨此時雖買新棺將從何處檢小姐骨耶小姐曰我年少女子骨脆歲又久遠故已化矣然我骨所化之土堅潔不朽有金色光汝往

坑中取土映日視之便有識別可以改葬汪如其言試之果然卽爲禮葬往告姚貢生姚亦夜有所夢乃作記立碑而汪疽愈此事江寧太守章公攀桂所言章桐城人也

吳子雲

康熙初桐城秀才吳子雲暮夜玩月聞空中有人聲曰今年鄉試吳子雲當中四十九名誦其文琅琅然題是君子之于天下也一章吳雖不甚記憶而覺其文甚佳因預作此題文以備試未幾入場果此題大喜因書宿構放榜果中如其數旋登進士官翰林督學湖南滿漢

而歸宿旅店中夜取溺器忽有人以手奉之十指纖纖
然吳驚問曰我狐仙也與公有前緣故來相伺起燭之
燭然美女遂偕伉儷囑曰妾有雷劫曾匿君軍中以免
故來報君今君亦有大禍不可不防吳問故曰前途君
必宿呂姓店呂有愛女年九歲君召而愛之抱之繼爲
乾女重賜珍寶則免矣吳至呂家果有此女遂如其言
至三更時店主拉吳手笑曰我嚮馬盜魁也君出署時
輜重頗富諸僮僕見相涎已久今知君真長者我不忍
害君取壁上鈴鞭撞壁者三諸盜齊入曰吳學院我乾
親家也諸君不得無禮急爲我護送到家吳竟得免後

吳無子族人爭以子來求繼吳私問孤應繼何人曰牧牛兒好次日果有牧童過亦本家也吳拉入嗣爲已子族人皆笑之吳亡後兒頗恂謹能守其業家日以富至今人呼爲吳牛嘗索對聯千方處士貞觀方戲書云對窗常玩月獨坐自彈琴吳甚喜竟不知暗用牛事嘲之也

无尾龍

山東文登縣畢氏婦三月間溫衣池上見樹上有李大如鷄卵心異之以爲暮春時不應有李採而食焉甘美異常自此腹中牽然遂有孕十四月產一小龍長二尺

許墜地卽飛去到清晨必來飲其母之乳父惡而持刀
逐之斷其尾小龍從此不來後數年其母死殯于村中
一夕雷電風雨晦冥中若有物蟠旋者次日視之棺已
葬矣隆然成一大墳又數年其父死隣人爲合葬焉其
夕雷電又作次日見其父棺從穴中琰出若不家具合
葬者嗣後村人呼爲禿尾龍母墳祈晴禱雨無不應此
事陶悔軒方伯爲余言之且云偶閱羣芳譜云天罰乖
龍必割其耳耳墜于地輒化爲李畢婦所食之李乃龍
耳也故感氣化而生小龍

石灰窰雷

二
言
刑潭縣西二十里地名石灰窰某翁家頗小康無子有
二女贅壻相依翁販穀粵西買妾歸腹有娠矣其次女
夫婦私議若得男吾輩豈能分翁家財乃陽與妾厚而
陰設計害之及分娩得男落地死翁大恨以爲命不宜
子不知乃其次女賄穩婆扼吭絕之也翁痛不已解衣
裹死兒瘞之後圃次女與穩婆心猶未安往啓視之忽
霹靂一聲女斃而死兒甦矣穩婆亦焦爛猶未死衆問
得其故翌日穩婆亦亡若天故遲死之取其供狀以戒
世者某乃葬女逐壻分給錢粟使歸舟抵中流怪風起
壻亦溺死前後乃數日

徐巨源

南昌徐巨源字世溥崇禎進士以善書名其戚鄒某延之入館途遇怪風攝入雲中見袍笏官吏迎曰冥府造宮殿請君題榜書聯徐隨至一所如王者居其扁對皆有成句但未書耳扁去一切惟心造對云作事未經成死案入門猶可望生還徐書畢冥王籌所以謝者世溥請爲母延壽一紀王許之徐見判官執簿因求查已算判官曰此正命簿也汝非正命死者不在此簿乃別檢一火字簿上書云某月某日徐巨源被燒死徐大懼曰冥王所改冥王曰此天定也姑徇乎請但須記明時日

毋近火可耳徐辭謝而還急至鄰家主人驚曰先生期
年何往與丁以失脫先生故被控于官久以疑案繫縣
獄矣世博具言其故并爲白于官事得釋時同郡熊文
紀號雪堂以少宰家居招徐飲酒未闌熊忽驚入曰某
以痞發故不獲陪待徐戲曰古有太宰嚭今又有少宰
痞耶熊不懌徐臨去書唐人絕句千山飛鳥絕一首于
壁將四句逆書之乃雪翁滅絕四字也熊懷恨于心徐
憶其府言懼火故不近木器作石室于西山果糧避災
時劫盜橫行能遣人流言徐進士窟重金于西山羣盜
往劫竟不得金乃烙鉢徧燒其體而死

九天元女

周少司空青原未遇時夢人召至一處長松夾道朱門
徑丈金字榜云九天元女之府周入拜見元女霞帔珠
冠南面坐以手平扶之曰無他相屬因小女有小影求
先生題詩命侍者出一卷子漢魏名人筆墨俱在焉淮
南王劉安隸書最工自曹子建以下稍近鍾王風格周
素敏捷揮筆疾書得五律四章元女喜命女出拜年甫
及笄神光照耀周不敢仰視女曰周先生富貴中人何
以身帶暗疾我無以報願爲君除此疾作潤筆之費解
裙帶授藥一九命吞之周幼時誤食鐵針着腸胃間時

作隱痛自此霍然醒後詩不能記惟記一聯云冰雪消
無質星辰斂滿頭

項王顯靈

無錫張宏九者販布蕪湖路過烏江天起暴風舟衝石
上破矣水灌舟中舟人泣呼項王求救忽有銀光如一
疋布斜塞船底水竟停湧而人得登岸次早視之船底
已穿有大白魚以身橫塞其穿處故水竟不得入舟人
舉船搖櫓則洋洋然去矣自此項王香火倍盛于往時
此乾隆四十年事

醫肺癰用白朮

蔣秀君精醫理宿粵東古廟中廟多停柩蔣胆壯卽在
柩前看晝夜燈忽緣柩之前和索然落地一紅袍者出
立蔣前曰君是名醫敢問肺癰可治乎不可治乎曰可
治曰治用何藥曰白朮紅袍人大哭曰然則我當初誤
死也伸手胸前探出肺如斗大膿血淋漓蔣大驚持
手扇擊之家僮齊來鬼不見而柩亦如故

六一

杭州望仙橋詐姓住樓相傳有縊死鬼屠戶朱十二者
恃其勇敢殺猪刀登樓秉燭臥三鼓後燭光青色果一
老嫗被髮持繩而上朱斫以刀嫗套以繩刀斫繩繩斷

復續繩繞刀刀亦如烟格鬪良久老嫗力漸衰罵曰朱
十一我非怕你你福分內尚有十五千銅錢未得故我
且饒你待你得後試我金老親娘手段言畢拖繩走朱
下樓告知衆人視其刀有紫血且臭年餘朱賣屋得價
錢十五千是夕果卒

鬼筆曰線才能託生

乩仙婁子春自言來未進士文丞相友也修煉形之術
在九幽使著家處餽四百半主人司人間生死事降王
爵一等子春言人間禍福事甚驗有問輪回之說者子
春云輪回非一言可盡凡死法有數種生法亦有數種

德大者成神佛有來因而無業謫者仍歸原位雖無德
無來因而氣未散者隨投人身其餘散盡者生卽死死
更死矣然微魂小魄如風爐炊烟一時未能消化往往
團爲一氣在氤氲鼓盪之中有時被風吹至陰山下寒
冷異常惟冬至日有陽光一線流照陰山羣鬼蠕蠕然
僵而復動攀日線而行得至中國復投人身投做一人
之身常合羣魂而來非止一人之魂也其墮落于線外
者仍歸陰山再待來歲冬至矣或問有初世爲人者乎
曰此類甚多譬如草木其無舊根而生者卽是初世爲
草之草猶之非投胎而來者卽是初世爲人之人問鬼

有化物者乎曰有大凡媚優化蟲蝶惡人化蛇虎間雷擊之鬼何化曰化蚯蚓譚子化書言凡被雷擊死者塢蚯蚓汁覆其臍可活斯言蓋有所本

死夫賣活妻

杭州陶氏家道小康老主人紹元曾爲某州刺史死已久矣有僕人李福夫妻同役其家福病死逾年忽一日福妻陳氏中風發狂召集其家大呼我老太爺也李福在陰間將妻陳氏賣與我爲妾汝等如何不放他來家人大駭延醫視之陳氏手批醫頗醫不敢近亡何竟死陳氏恰一粗婢耳毫無姿色

惡鬼嚇詐不遂

仁和秀才陳廊渠性頗嚴正生一女幼而好道日持齋誦經聞人爲議婚便涕泣不食廊渠厭苦之父女不相見年三十餘忽病重囑語口稱我江西布客張四汝前世爲船戶我僱汝船往四川汝謀財殺我并挾我目剝我皮沉我江中故我來索命陳心念謀財之盜客或有之剝皮之事盜未必爲問是何年事曰雍正十一年陳大笑曰雍正十一年我女已三歲矣焉有尙爲船戶之事女忽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是我錯尋你女兒了與我錢三千我卽去陳怒曰惡鬼妄詐人我方取桃

枝打汝焉得與汝錢女又自批其頰曰陳先生好利害
汝既說我是惡鬼我將肆惡鬼手段索汝女命去毋海
陳曰此女不孝我甚厭之汝同他去我甚喜但汝並非
冤家敢如此嚇詐想吾女陽數已絕矣汝能立索其命
方信汝手段若三日後死則是吾女之大數使然非汝
手段也言畢女蹶然起不復作鬼語後兩月餘女才死

道士作崇自斃

杭州趙清堯好奕聞落子聲必與對枰偶遊二聖菴見
道人貌陋與客方奕而棋甚劣自稱煉師趙意薄之不
與交言隨卽辭出是夕上牀就寢有鬼公二圍繞其帳

上趙不爲動俄有青面鋸齒鬼持刀揭帳趙厲聲呵之
旋即消滅次夕滿床作啾啾聲如童子學語初不甚分
明細聽之乃云我棋劣自稱煉師與汝何干而敢輕我
趙方知是道士爲祟愈益無恐旋又聞低聲云汝大胆
刀劍不畏我將以勾魂法取汝性命遂咒云天靈靈地
靈靈當門頂心下一針趙聞之覺滿身肉趑趑然如欲
走者乃強制其心總不一動兼以手自塞其耳然臨臥
則咒聲出于枕中趙堅忍月餘忽見道士涕泣跪于牀
前曰我以一念之嗔來行法怖汝要汝央求好取些財
帛不料汝總不動心我悔之無及我法不行于人者反

映其身故我昨日已死魂無所歸願來服役作君家樟
柳神以贖前愆趙卒不替明日遣人往二聖龕視之道
士果自到嗣後趙君一日前之事必先知之或云道士
爲服役也

新齊諧卷九

隨園戲編

木箍頸

莊怡園在關東見獵戶有以木板箍其頸者怪而問之
曰我兄弟二人方馳馬出獵行大野中忽見一人長三
尺許白鬚幅巾揖於馬前兄問何人搖手不語但以口
吹其馬馬驚不行兄怒抽箭射之其人奔竄兄逐之久
面不返我往尋兄至一大樹下兄仆于地頸長數尺呼
之不醒我方驚惶幅巾人從樹中出又張口吹我我覺
鎖著難耐搔之隨手而長蠕蠕然若變作蛇頸者急掬

二二
頤馳馬逃歸始免于死然頤已痿廢不能振起故以木板箍之而加鐵焉或曰此三尺許人乃水木之精游光畢方類也能呼其名則不爲害見抱朴子

掘塚奇報

杭州朱某以發塚起家聚其徒六七人每深夜昏黑便持鋤四出嫌所掘者多枯骨少金銀乃設乩盤預卜其藏一日岳王降壇曰汝發塚取死人財罪浮于盜賊再不隄改吾將斬汝朱大駭自此歇業年餘其黨無所歸乃誘其再禱于乩神以試之如其言又一神降曰我西湖水仙也保極塔下有石井井西有富人墳可掘得千

金朱大喜與其徒持鋤往遍負石井不得正徘徊間若有耳語者曰塔西柳樹下非井耶視之已填枯井也掘三四尺得大石槲長闊異常與其黨六七人共扛之莫能起相傳淨寺僧有能持飛杵咒者誦咒百聲棺槲自開乃共迎僧許以得財烹分僧亦妖匪聞言踴躍而往誦咒百餘石槲豁然開中伸一青篋出長丈許攫僧入槲裂而食之血肉狼籍骨墜地淨琿有聲朱與羣黨驚奔四散次日往覘井井不見然淨寺竟失一僧皆知爲朱喚去徒衆控官朱以訟事破家自縊于獄朱嘗言所見棺中僵尸不一有紫僵白僵綠僵毛僵之類最奇者

在六和塔西邊掘墳有圍門石戶廣數丈中有鉄索懸
金飾朱棺斧之乃犀皮所爲非木也中一尸冕旒如王
者白鬚偉貌見風悉化爲灰侍衛甲裳似層層繭紙所
爲非絲非絹又一陵中朱棺甚大非縛索所懸有四銅
人如宮官狀跪而以首承棺雙手捧之土花青綠不知
何代陵寢

一目五先生

浙中有五奇鬼四鬼盡瞽惟一鬼有一眼羣鬼侍以看
物號一目五先生遇瘟疫之年五鬼聯袂而行伺人熟
睡以鼻嗅之一鬼嗅則其人病五鬼其嗅則其人死四

鬼俚俚然斜行踟躕不敢作主惟聽一目先生之號令
有錢某宿旅店中羣客皆寐已獨未眠燈忽縮小見五
鬼排跳而至四鬼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善人也不可
又將嗅一客先生曰此大有福人也不可又將嗅一客
先生曰此大惡人也更不可四鬼曰然則先生將何餐
先生指二客曰此輩不善不惡無福無祿不啖何待四
鬼卽羣嗅之二客鼻聲漸微五鬼腹漸膨亨矣

夢乞兒煮狗

陳秀才清波處館紹興夜間夢遊土地廟廟後有數乞
兒狀貌猙獰擁土爐剝黃狗而烹之狗似新受棍傷者

血猶淋漓陳心惡之忽門外有衣冠人來罵曰我家狗
被汝偷食我將告官語未畢羣丐起而毆之衣冠者倒
地死陳驚醒越三日夢青衣皂隸持城隍牌票示之曰
狗主人被惡丐打死其鬼已控城隍牒內寫君作証故
來相招陳視票果有己名且有聽審日期覺而惡之然
自念此事與己無干不過暫往陰司作証因辭館歸以
二夢語其親徐某且託曰我死當復生誠恐陰陽隔路
一時靈魂迷失乞君購白雄雞書我姓名臨期到城隍
廟招呼免我迷路徐以爲夢幻難憑笑允之怡終不信
也至某月日陳果無疾而逝家人泣報于徐徐急買白

雞書陳姓名而往適城隍廟搭臺演戲衆人蜂擁至日
仄方能到神座下大呼招魂及歸家六月盛暑尸已腐
矣

一棺藏十八人

乾隆四年山西蒲州修城掘河灘土得一棺方扁如箱
啓之中有九槨一槨藏兩人各長尺許老幼男婦如生
不知何怪

真龍圖變假龍圖

嘉興宋某爲仙遊令平素峭廉以包老自命某村有王
監生者姦佃戶之妻兩情相得嫌其本夫在家乃賄算

命者告其夫以在家流年不利必遠遊他方才免于難
本夫信之告王監生王遂借本錢合貿易四川三年不
歸村人相傳某佃戶被王監生謀死矣宋素聞此事欲
雪其冤一日過某村有旋風起于橋前迹之風從井中
出差人撈井得男子腐尸信爲某佃遂拘王監生與佃
妻嚴刑拷訊俱自認謀害本夫置之于法邑人稱爲宋
龍圖演成戲本沿村彈唱又一年其夫從四川歸甫入
城見戲臺上演王監生事就觀之方知已妻業已冤死
登時大慟號控于省城臬司某爲之申理宋令以故勘
平人致死抵罪仙游人爲之歌曰瞎說姦夫害本夫真

龍圖變假龍圖寄言人世司民者莫恃官清胆氣粗

莆田冤獄

福建莆田王監生素豪橫見田隣張姬田五畝欲取成
方造偽契賄縣令某斷爲已有張姬無奈何以田與之
然中心忿然日罵其門王不能堪買囑隣人毆殺姬而
召其子視之卽縛之誣爲子殺其母捕以鳴官衆証確
鑿子不勝毒刑遂証伏解請王命登時凌遲矣總督
蘇昌聞而疑之以爲子縱不孝毆母當在其家不當在
田野間衆人屬目之地且遍體鱗傷子毆母必不至此
乃檄福泉二知府會鞠于省中城隍廟兩知府各有成

鬼仍照前擬定罪其子受縛將出廟門大呼曰城隍城隍我一家奇冤極枉而神全無靈響何以享人間血食哉語畢廟之西廂突然傾倒當事者猶以廟柱素朽不甚介意甫牽出廟則兩泥阜隸忽移而前以兩槌夾其之人不能過于是觀者大噪兩府亦悚然重鞠始白其子寃而置王監生于法從此城隍廟之香火亦較盛焉

水鬼畏鷺字

趙衣吉云鬼有氣息水死之鬼羊臊氣岸死之鬼紙灰氣凡人聞此二氣皆須避之又云河水鬼最畏鷺字如人在舟中聞羊臊氣則急寫一鷺字可以遠害

狐仙知科舉

錢方伯琦藝觀察應彪末第時有友吳某招飲其家素奉狐仙二人與羣客至其家候至日晚腹已枵矣不見酒有心以爲疑少頃主出有愧色曰今日飲諸公肴已全備忽爲狐仙攝去奈何衆客疑吳惜費以狐爲推蔡公曰主人若果治具必有水漿痕迹盍往廚房視之往驗則餘火未熄盤碗薑豉之物尚在始知吳非誑言衆客欲散獨蔡公大叫曰果狐仙在此我有一言奉問今年乙卯秋闈我輩皆下場人如有一個中者狐仙還我酒有如無一人中者狐仙竟全啖之我等亦收與在此

言
飲酒言畢出未久主人大笑來曰恭喜諸公酒肴都全
還在案矣今年必有中者于是羣客懽飲而罷是年錢
公登第蔡進一科

鬼爭替身入因得脫

會稽王二以縫衣爲業手挈女裙衫數件夜過吼山見
水中跳出一人裸身黑面牽之入河王不能自主隨行
數步忽山頂松樹間飛下一人垂眉吐舌手持大繩套
其腰曳之上山與黑面鬼彼此爭奪黑面鬼曰王二是
我替身汝何得奪之持繩鬼曰王二是成衣師汝汝等
河水鬼赤屁股在水中並無衣服要做何所用之不如

讓我王亦昏迷聽其互拉然心中略有微明私念倘遺失女裙衫則力不能賄因掛之樹上適其叔從他路歸月下望見樹有紅綠女衣疑而近前視之三鬼遂散王二口耳中全是青泥填塞扶之歸竟脫于死

城隍神酒

杭州沈豐玉就幕武康適上憲有公文飭捕江洋大盜盜名沈玉豐幕中同事袁某與沈戲以硃筆倒標沈豐玉三字曰現在各處拿你沈怒奪而焚之是夜沈方就枕夢鬼役突入鎖至城隍廟中城隍神高坐喝曰汝殺人大盜可惡呼左右行刑沈急辨是杭州秀才非盜也

神大怒曰陰司大例凡陽間公文到來所拿之人我陰
司協同緝拿今武康縣文書現在指汝姓名爲盜而汝
妄想強賴耶沈具道同事袁某惡詭之故神不聽命加
大杖沈號痛呼冤左右鬼卒私謂沈曰城隍神與夫人
飲酒醉矣汝只好到別衙門申冤沈望見城隍神面紅
眼眯知已沉醉不得已忍痛受杖杖畢令鬼差押往某
處收獄路經關聖廟沈高聲叫屈帝君喚入面訊原委
帝君取黃紙硃筆判曰看爾吐屬實係秀才城隍神何
得酗酒妄刑應提衆治罪袁某久在幕中以人命爲兒
戲宜奪其壽某知縣太繁亦有應得之罪念其因公他

出罰俸三月沈秀才受陰杖五臟已傷勢不能復活可
送往山西某家爲子年二十登進士以償今世之冤判
畢鬼役惶恐叩頭而散沈夢醒覺腹內痛不可忍呼同
事告以故三日後卒袁聞之急辭館歸不久吐血而亡
城隍廟塑像無故自仆知縣因濫應驛馬事罰俸三月

地藏王接客

裴南湖者吾鄉槍曉先生之從子也性狂傲三中副車
不第發怒被請于伍相國祠自訴不平越三日病病三
日死魂出杭州清波門行水草上沙沙有聲天淡黃色
不見日光前有短紅牆宛然廬舍就之乃老嫗數人擁

大鍋烹物飲之皆小兒頭足曰此皆人間墜落僧也功
行未滿偷得人身故煮之使在陽世不得長成即天亡
耳裴驚曰然則姬是鬼耶姬笑曰汝自覩以爲尙是人
耶若人也何能到此裴大哭姬笑曰汝焚黃求死何哭
之爲須知伍相國吳之忠臣血食吳越不管人間祿命
事今求喚汝者伍公將汝狀轉牒地藏王故王來喚汝
裴曰地藏王可得見乎曰汝可自書名紙往西角佛殿
投遞見不見未可定指前街曰此賣紙帖所也裴往買
帖見街上喧嚷擾擾如人間唱臺戲初散光景有冠履
者有科頭者有老者幼者男者女者亦有生時相識者

招之絕不相顧約略皆亡過之人心愈悲向前果有紙
店坐一翁白衫葛巾以紙付裘裘乞筆硯翁與之裘書
儒士裘某拜翁笑曰儒字難居汝當書某科副榜轉不
惹地藏王呵責裘不以爲然脫壁上有詩箋題鄭鴻撰
書兼挂紙錢甚多裘素輕鄭乃謂翁曰鄭君素無詩名
胡爲挂彼詩箋且此地已在其間矣要紙錢何用翁曰
鄭雖舉人將來名位必顯陰司最勢利故吾挂之以爲
光榮紙錢正是陰間所需汝當多脩賄地藏王侍衛之
人纔肯通報裘又不以爲然徑至西角佛殿果有牛頭
夜叉輩約數百人胸前綉勇字補服向裘擲擲呵罵裘

正寤急間有撫其肩者葛巾翁也曰此刻可信我言否
陽間有門包陰間獨無門包乎我已爲汝帶來卽代裘
將數千貫納之勇字軍人方持帖進聞東角門闐然開
矣喚裘入跪階下高堂巍巍望不見王紗窗內有人聲
曰狂生裘某汝焚牒伍公廟自稱能文不過作爛八股
時文看高頭講章全不知古往今來多少事業學問而
自以爲能文何無恥之甚也帖上自稱儒士汝現有祖
母年八十餘受凍忍飢致盲其目不孝已甚儒當若是
耶裘曰時文之外別有學問某實不知若祖母受苦實
某妻不賢非某之罪王曰夫爲妻綱人間一切婦人罪

過陰司判者總先坐夫男然後再罪婦人汝既爲儒士
如何卸責于妻汝三申副車以汝祖父陰德蔭庇並非
仗汝之文才也言未畢忽聞殿外有鳴鑼呵噉聲甚遽
內亦撞鐘伐鼓應之二勇字軍人虎皮冠者報朱大人
到王下閣出迎裴踉蹌下殿伏東廂竊視乃刑部郎中
朱履忠亦裴戚也裴愈不平罵曰果然陰間勢利我雖
讀爛時文畢竟是副榜朱乃入粟得官亦不過郎中何
至地臧王親出迎接哉勇字軍人大怒以杖擊其口一
痛而甦見妻女環哭于前方知死已二日因胸中餘氣
未絕故不人殮此後南湖自知命薄不復下場又三年

卒

治鬼二妙

婁真人勸人遇鬼勿懼總以氣吹之以無形敵無形鬼最畏氣轉勝刀棍也張豈石先生云見鬼勿■但與之鬪鬪勝固佳鬪敗我不過同他一樣

狐讀時文

四川臨邛縣李生年少家貧偶閒坐一老叟至揖而言曰小女與君有緣知君未娶願偕秦晉之婚李曰我貧無以爲娶叟曰郎但許我娶妻之費郎勿憂生方疑且驚俄而香車擁一美人至年十七八粧奩甚華几案輝

施之物無不攜來與其花燭呼婿及女行交拜撒帳之
禮曰婚事畢吾去矣生挽女解衣就床女不可曰我家
無白衣女婿須汝得科名吾才與汝成婚生曰老期尙
遠卿何能待曰非也只須看君所作文章可以決科便
可成婚不必俟異日李大喜盡出其平時所作四書文
付女女翻視良久曰郎君平日讀袁太史稿乎曰然女
曰袁太史文雄奇原利科名宜讀然其人天分高非卿
所能學也因取筆爲改數句曰如我所作像太史乎曰
然曰汝此後爲文先向我問作意再落筆勿草草也李
從此文思日進壬午舉于鄉此女在其家事姑孝理家

平不詳
務當至今猶存人亦忘其爲狐矣此事臨邛知州楊潮
觀爲予言

何翁傾家

通州何翁生三子皆庸俗長子尤陋娶婦王氏美內薄
其夫鬱鬱不得志死死後鬼常憑次婦史氏爲厲何翁
苦之具牒城隍廟越數日忽換一鬼憑次婦言曰請親
翁答話何錯愕問爲誰曰我史某爾次婦之父也死後
爲郡神掌案更不復留心家事昨見翁牒方知我女爲
王氏鬼所苦我懇本官已將王氏發配雲南嗣後何無
患惟是我女適翁家時我已去世家業蕭條愧無財資

至今耿耿茲在冥司積白金五百兩當送女室翁可子
未月十六日子時脩香燭餽帛同次子祭廚房之西南
隅焚帛鋤土卽得矣非戒是夕備素筵一席我將邀二
三同輩來慶翁也翁如其言及期鋤土竟得空罐父子
怏怏至夕鬼又憑婦曰翁運可謂蹇矣我多年蓄積一
旦爲犬子奪去柰何先是何翁有姐適徐氏生一兒名
犬子姊夫及姊亡犬子零丁挈千金依舅氏舅待之薄
未幾犬子亦亡其貲盡爲何有犬子怨之故先期來奪
取五百金蓋鬼事鬼知也越半載次婦歸寧暮回家進
門忽倒地大哭極口罵何翁不絕舉家驚聽其言乃王

氏自配所逃回方謀昇入內室而三媳房中婢奔出告曰三娘子在房晚粧忽將粧臺打破撲掉大呼勢甚凶猛不解何故何翁夫婦入視則又有鬼憑焉乃王氏之解差鬼罵曰何老奴才大沒良心自家兒媳全不顧恤忍心挖害抑赴遠方且倚仗爾親翁吏某作掌案吏勢叫我走此萬里苦差分文不給如何得至雲南今王氏感我一路恩情將身配我我與伊回不得家鄉進不得衙門只好借爾家作洞房花燭快溫酒來與我解寒何氏次三兩媳本對房居此後王憑次婦則差憑三媳王憑三媳則差憑次婦終日不安翁奔告神廟神不復靈

翁大費貲財遍求方士如此者二年江西道士蘭方九
應招而來先作符十數張遍貼其宅之前後門再入室
杖劍步罡兩婦先于房作笑罵狀次作驚竄狀後作哀
懇狀忽屋角响聲如雷兩婦伏地蘭持小瓶曰鬼入鬼
入旋封其口而兩婦醒蘭命起王氏墓斧其棺面目如
生尸僵出血乃焚灰與小瓶合理用石鎮之其崇永絕
而何翁從此傾家

江軼林

江軼林通州士人也世居通之呂四場娶妻彭氏情好
甚篤彭歸江三年軼林甫弱冠未遊庠一夕夫婦同夢

軼林于其年某月日遊庠彭氏卽于是日亡學使臨通州四場距通州百里軼林以夢故疑不欲往彭促之曰功名事重夢不足憑軼林強行及試果獲售案出卽夢中月日也軼林大不懌越二日果聞彭訃試畢急回家彭死已二七矣通俗人死二七夜設死者衣衾于柩側舉家躲避言魂來赴屍名曰回煞軼林痛彭之死卽于回煞夜昇床柩旁潛處其中以冀一遇守至三更聞屋角微響彭自房檐冉冉下步至柩前向燈稽首燈卽滅滅後室中自明如晝軼林惟恐驚彭不敢聲彭自靈前循柩走至床揭帳低聲呼曰郎君歸未軼林躍出把

持大哭哭罷各訴離情解衣就寢歡好無異生前軼林
從容問曰聞說人死有鬼卒拘束回煞有煞神與偕爾
何得獨返彭曰煞神卽管束之鬼卒也有罪則羈縻而
從冥司念妾無罪且與君前緣未斷故縱令獨回軼林
曰爾無罪何故早死曰修短數也不論有罪無罪軼林
曰卿與我前緣未斷今此之來莫非將盡于此夕乎答
曰尚早前緣了後猶有後緣言未畢聞戶外風起彭大
懼以手持軼林曰緊抱我護持我凡作鬼最怕風風尚
着體卽來去不能自主一失足被他吹到遠處去矣雞
鳴言別軼林依依不捨彭曰無庸夜當再會言訖而去

由此每夜必來來檢閱生時奩物爲軼林補綴衣服兩
月餘忽歔歔泣曰前緣了矣此後當別十七年始與君
續後緣言訖去軼林美少年家豐于財卑中願續婚者
聚軼林概不允待至十七年以彭氏貌物色來婚歷通
泰儀揚俱不得仍歸呂泗呂泗故邊海有海舶目山東
回者載老翁夫婦來言本土族止生一女依叔爲活其
叔欲以其女結婚豪族翁頗不願故來避地女亦欲嫁
一江南人人爲翁言軼林翁甚欲之言諸軼林軼林必
欲一見其女乃可翁許之見則宛然一彭也問其年曰
十七矣其生時月日卽彭死之兩月後也軼林欣然訂

娶歡好信常性情喜好彷彿彭之生前或叩以前生事
笑而不言軼林字曰蓬萊仙子隱喻彭仙再來也子曰
彭兒女曰彭媿歡聚者十七載夫婦得疾先後卒

裴足作俑之報

杭州陸梯霞先生德行粹然終身不二色人或以戲旦
妓女勸酒先生無喜無愠隨意應酬有犯小罪求開說
者先生唯唯當事者重先生所言無不聽或訾先生自
貶風骨先生笑曰見米飯落地拾置几上心纔安何必
定自家吃耶凡人有心立風骨便是私心吾嘗奉教于
湯潛菴中丞矣中丞撫蘇時蘇州多娼妓中丞但有勸

戒從無禁捉語屬吏曰世間之有娼優猶世間之有僧
尼也僧尼欺人以求食娼妓媚人以求食皆非先王法
然而歐公本論一篇既不能行則饑寒怨曠之民作何
安置今之虐娼優者猶北魏之滅沙門毀佛像也徒爲
胥吏生財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吾不爲也一日者先生
夢皐穎持帖相請上書年家眷弟楊繼盛拜先生笑曰
吾正想見椒山公遂行至一所宮殿巍然椒山公烏紗
紅袍下階迎曰繼盛蒙玉帝旨任滿將陞此坐需公先
生辭曰我在世間不屑爲陽官故隱居不仕今安能爲
陰間官乎椒山笑曰先生真高人薄城隍而不爲語未

畢有判官向椒山耳語椒山曰此案難判須奏玉帝再
定先生問何案曰南唐李後主畏足案也後主前世本
嵩山淨明和尚轉身爲江南國主宮中行樂以帛裹其
妃窈娘足爲新月之形不過一時偶戲不料相沿成風
世上爭爲弓鞋小脚將父母遺體矯揉穿鑿以致量大
核小婆怒其媳夫憎其婦男女相貽恣爲淫褻不但小
女兒受無量苦且有婦人爲此事懸梁服蝕者上帝惡
後主作俑故令其生前受宋太宗牽機藥之毒足欲前
頭欲後比女子纏足更苦若盡方薨近已七百年懺悔
漏將還嵩山修道矣不料又有數十萬無足婦人奔走

天門喊冤云張獻忠破四川時截我等足堆爲一山以足之至小者爲山尖雖我等劫運該死然何以出乖露醜一至于此豈非李王裹足作俑之罪求上帝嚴罰李王我輩目纔瞑上帝惻然傳諭四海都城隍議罪文到我處我判孽由獻忠李後主不能預知難引重典請罰李王在冥中織履一百萬僧詣無足婦人數滿纔許還嵩山秦草雖定尙未與諸城隍會稿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習俗難醫愚民有焚其父母尸以爲孝者便有痛其女子之足以爲慈者事同一例也椒山公大笑先生辭出醒竟安然嗣後椒山公不復來請壽八十餘卒常

笑謂夫人曰毋爲吾女兒累是惡害李後主在陰司又多織一雙履也

判官答問

謝鵬飛以仁和廩生爲陰間判官晝如平人夜則赴冥司勾當公事友朋多託查壽數不肯人疑其懼洩天機曰非也陽間有司衙門惟犯罪涉訟者纔有文簿可查否則百姓林林總總誰有工夫爲造保甲冊官府聽其自來自去耳陰間亦然君輩不涉訟不犯冥拘氣數來則生氣數盡則死我實無冊可查問瘟疫死者可查乎曰此陽九百六陰陽小劫應簿者如府縣考試有點名

簿恰可以查然皆庸庸小民方入此冊若有來歷之人
便不在小劫數中來去猶之陽間有官蔭者不考童生
也問疫外倘有大劫數乎曰水火刀兵是大劫數此則
貴顯者難逃矣問冥司神孰尊曰旣曰冥司何尊之有
尊者上界仙官耳若城隍土地之職如人間府縣俗吏
風塵奔走甚勞苦賢者不屑爲昔白石仙人終朝煮白
石不肯上天人間故曰玉宇清嚴符籙麻起仙官司事
者甚勞苦故願逍遙于山巔水涯永爲散仙亦此意也

蔣太史

蔣太史士銓官中書時居京師賈家衚衕十一用十五

日兒子病與其妻張夫人在一室中分床臥夢隸人持帖來請不覺身隨之行至一神廟入門小憩見門內所塑泥馬手撫之馬竟動揚其鬣隸扶蔣騎上騰空而行下視田畝如棋盤縱橫俄而雨濛濛然心憂濕衣仰見紅油傘有一隸擎而覆之未幾馬落一大毀墻下宏敞如王者居殿外二井左扁曰天堂右扁曰地獄蔣望天堂上軒軒大明地獄則黑深不可測所隨隸亦不復見殿旁小屋有老嫗擁鑊炊火問何所煮曰煮惡人開鍋蓋視之果皆人頭地獄井邊有人衣藍縷自往投入嫗曰此王爺將囚寄獄也蔣問此非人間乎曰何必問見

此光景亦可知矣蔣問我欲一見王爺可乎曰王請君
來自然接見何必性急君欲先窺之亦可因取一高足
凡登蔣蔣從殿隙窺王王年三十餘清瘦微鬚冕旒盛
服執笏北向嫗曰此上玉帝表也王焚香俯伏叩首畢
噫聞正門豁然開召蔣入蔣趨進見王服飾盡變着

本朝衣冠白布纏頭以兩束布從兩耳拖下若三禮圖
所畫古人免服狀坐定曰冥司事繁我任滿當去此坐
乞公見代音似常州武進人蔣曰我母老子幼事未了
不能來王有愠色曰公有才子之名何不達乃爾令堂
太夫人自有大夫人之壽命與公何干尊郎君自有尊

郎君之壽命與公何干世上事要了就了娶不了便不
了我已將公姓名奏明上帝無可挽回言畢自掀其椅
背蔣坐若不屑相昵者蔣亦怒發取其几上木界尺撲
几厲聲曰不近人情何動蠻也大喝而醒覺一燈熒然
身在床上四肢如冰汗涔涔透重衾矣喘息良久始能
起坐呼夫人告之夫人大哭蔣曰且住勿驚太夫人因
憑几坐夫人伺焉漏下四鼓沉沉睡去不覺又到冥間
殿宇怡非前處殿上設五座位案積如山四座有人專
控第五座一吏指告曰此公座也蔣隨行至第三座視
之本房老師馮靜山先生也急前拱揖馮披羊皮袍卸

眼鏡欣然曰足下來好好此間簿書忙極非足下助我不可蔣曰老師亦爲此言乎門生母老子幼他人不知老師深知如何能來馮慘然曰聽足下言觸起我生前心事我雖無父母而妻少子幼亦非可來之人現在陽間妻子不知作何光景言且泣涕如雨下少頃取巾拭泪曰事已如此不必多言保蔡汝者常州老劉也本屬可笑汝速歸料理身後事今日已十五到二十日是汝上任日也拱手作別而醒窗外雞已鳴太夫人亦已聞知抱持哭矣蔣素與藩司王公輿吾交好乃往訣別且托以身後王一見驚曰汝滿面塗鍋煤昨夜太病耶

何鬼氣之襲人也蔣告以夢王曰勿怖惟禮斗誦大悲咒可以禳之汝歸家如我言或可免也蔣太夫人平時奉斗頗虔乃重建壇合家持齋祈禱兼誦咒語至期是冬至節日諸親友來賀環而守之至三更蔣見空中幾下轎一乘旗數竿輿夫數人若來迎者乃誦大悲咒逼之漸近慚薄若烟氣之消釋焉逾三年始中進士入翰林

李敏達公扶乩

李敏達公衛未遇時遇乩仙自稱零陽子爲判終身云氣概文饒似勳名衛國同欣然還一笑擲筆在秋紅旁

小註曰秋紅草名當其時無人解者後公爲保定總督
劾總河朱藻而薨後人方悟朱者紅也藻者草也

呂道人驅龍

河南歸德府呂道人年百餘歲鼻息雷鳴或十餘日不
食或一日食雞子五百吹氣人身如火炙痛或戲以生
餅覆其背須臾焦熟可食矣冬夏一布襖日行三百里
雍正間王朝恩爲北總河築張家口石壩不成糜帑數
萬憂懣不食適呂至曰此下有毒龍爲崇王問汝能驅
之否曰此龍修煉二千年魄力甚大梁武帝築浮山堰
崩傷生靈數萬此龍孽也公欲壩成須貧道親下河鉤

闕席幾逐龍去而壩可成然貧道福命薄慮爲所傷必
須仗 聖天子威靈大人福力護持之曰若何而可曰
請 王命牌油紙裹縛貧道背上用何道總督印鈐封
大人手書姓名加封之乃可如其言道士遂杖劍入水
頃刻黑風起雷電大作波浪掀天至明日夜半道士來
署提血劍腥涎滿身背偃僕曰貧道脇骨爲龍尾擊斷
矣然貧道亦斬龍一臂臂墜水僅留一爪獻公龍受傷
奔東海去明日壩可成也王大喜呼酒勞之欲延蒙古
醫爲之按骨曰不必貧道運氣養之半年後可平復
也次日王公上工下掃石壩果成所藏龍爪大如水牛

角嗅作龍涎香懸之蚊蠅遠避呂自言與李自成交好
曾爲繫草鞋帶又與賈士芳同受業于王先生某先生
常言汝愿故道可成賈好利又自作聰明必不善終然
亦須名動 天子嵇文敏公爲總河入都陛見家人不
得家信問呂呂曰汝家大人已被大木撐入眼矣舉家
驚恐有目疾已而授東閣大學士方知目旁木乃相字
耳乾隆四年呂入都諸王公延之治疾脫手愈徐文穆
公第六子盧陽不閉呂一見曰公子面上血不華色不
過夢遺耳令閉目臥地袒胸手一鐵針長尺餘直刺其
心拔之血隨針出如一條紅絲取口唾拭其創處旁人

駭絕而公子不知是夕病痊王太守孟亭患腰痛求道人道人曰俟天晴日來泊至期手撮日光揉之熱透五臟而愈問導引之術不肯言乃引其僮私問之曰無他異也每早至曠野紅日始出見道人向日作虎跳狀手招日光納口中且吸且嚙如是者再

盤古以前天

相傳陰沉木爲開闢以前之樹沉沙浪中過天地翻覆劫數重出世上以故再入土中萬年不壞其色深綠紋如織錦置一片于地百步以外蠅蚋不飛康熙三十年天台山崩沙中湧出一棺形製詭異頭尖而尾濶高六

尺餘識者曰此陰沉木棺也必有異啟其前和中有入
眉目口鼻與木同色臂腿與木同紋理恰不腐壞忽開
眼仰視空中問曰此青青者何物耶衆曰天也驚曰我
當初在世時夫不若是高也語畢目仍瞑人爭扶起之
合邑男女羣來看盛古以前人忽然風起變爲石人棺
爲邑宰某所得轉獻制府予疑此人是前古天地將混
沌時人也緯書云萬年之後天可倚杆此人言天不若
今之高言矣